

記憶的未來式“蔓蕪”目的目的地

文/念廣（藝術工作者）

前言

回憶的進行式當下，在瞬間潛入腦海複雜龐大又細膩的記憶體檔案中攝取，而來告知主體所欲傳達之訊息，而這訊息的準確度，於不同的時空情境狀態下是會有著某種程度的修正補充或者失真的事實發生，這是無可避免的。因此，當記憶與回憶無法區別與形塑出的情況下，只有依靠“創作”，這一外部記憶來建構出唯一真實的生命價值。

回憶—未完成記憶

曾經，筆者有幸結識一位亦師亦友的高雄前輩老畫家，在他辭世後，其家人將其所遺留下來的內框與空白畫布轉送給筆者，從那些畫布中筆者發現到老畫家已經在畫布背後簽上了名，頓時感受到老畫家在簽名的當下，對這張空白畫布的憧憬與期許，內心所欲表達的畫面嚮往似乎有了寄望，然在諸多不可知的因素之下，隨著老畫家的辭世，空白畫布依舊空白，留下簽名與一片白，這是否是一種完成呢？連筆者自己都在思索著，是否該為這張畫布填滿嚮往抑或讓它持續留白！

這是在觀看“蔓蕪”一展的其中之主題「未完成的記憶」時，讓筆者引發出這段小插曲，同時，更

讓筆者驚動於心是，這些未完成的作品的顯現，猶如見到了自己的未完成作品（筆者也是藝術工作者）一般，驚覺作品的進程就如此停止，且無法將畫完成時該是何種的心理狀態！

L'Oeuvre inachevé, c'est une sorte d'achevé aussi（未完成作品，也是一種完成）突然間，這句話縈繞腦海，處在這些未完成的作品中來回踱步，似乎也看見了作者於其內心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作品，差別只是在表象上尚未來得及抹上的油彩，其創作精神已藉由畫面上的構成作出，彩筆揮灑數道，素胚清雅沉靜皆足以顯現其意，也讓觀者能夠一探作者的創作痕跡。作品雖隨著作者的消逝而停滯，但也因此而自我完成。

以這樣的展覽形式，一般而言我們比較常在某某畫家的回顧展中才能看到。在正常的狀況下，通常藝術家是不會將其未完成的作品做展出的，我們會見到的大部分習作或草圖的展出，都是意欲讓觀者能清楚創作者的發展脈絡。“蔓蕪”一展的策展面向將四個女性藝術家的作品統合連結，運用三個大主題「生命的課題」、「自然與本質」、「未完成的記憶」，來勾勒出四位女性藝術家的創作異同輪廓，捨去一般個

人回顧式的編年展覽形式，是個不錯的策劃，讓來自不同生命型態背景與創作面向迥異的四位女性藝術家作品相互對話、並置，亦可對照激盪出她們之間於同時代生活中所面對的生命及創作課題，提供觀者不同的觀看角度。而就藝術學術研究而言，這樣的主題式的作品打散貫穿呈現，延伸出對台灣的女性藝術創作的深入探討。

創作精神的獨白

筆者之前長期在國外求學，老實說對此展的四位女性藝術家的生平事蹟與創作不甚清楚，拜此展覽之賜，讓我得以一睹她們的創作風采，雖然陌生，不過也因而讓觀看更加純粹而無夾雜，在眼前的作品就顯得清楚直接了，直接的向我們訴說創作者這個人，這個藝術生命，因作品乃是最真實的生命記憶體。

卵形體、蛋形體，在造型上本身就具備著強烈的象徵意涵。從邱紫媛的作品中卵/蛋形體有著重要的角色位置，也讓人聯想到布朗庫西的作品〈Le commencement du monde / 世界之始〉極簡的卵形石雕，透過石材表面上的肌理，顯現孕育千萬年的能量，內蘊藏著生命初始之混沌。兩者皆藉由這形體來意表生命，然邱紫媛的蛋形體，像是對生命迷樣的慌張，亦像是在等待靈魂附體的空殼，而等待或許是在等待另一個寂寞的靈魂；再者動物於其畫面中亦是另一重要要角，蜥蜴、貓、馬或難以辨別名之之獸等等，無論以那種型態出現，都象徵著創作者某種精神狀態的投影，也或許是對人性多變險惡的不安，才投



●邱紫媛未完成作品

射於獸性中躲藏在陰鬱的角落。而在畫面的處理手法上，具像寫實的形體與幾何造型的並置，產生了兩者間的辯證關係，炭筆素描的畫面營造，貼切的呈現出她所欲表現的主題。她作品中強韌的表現力道，驅使人在熬那間陷入其所營造的夢域理，夢魘般的超現實的場景，暗夜極端孤獨的獨白，聚光之戲劇性效果在此變成必要的孤寂精神顯影。

空等的衣架，不知大衣已飄移遊蕩，板凳色彩的溫度，急欲擴張出被一片灰茫佔據的透明空間。溢出的色彩，溢出的人形，於似乎這場景屬於「人」的聲音便被擠出，擠出在畫面裡暗示的某一出口、某一穿透的重疊空間中，也擠出畫面一起同觀者的聲音攪和著…這是李錦繡作品〈任遨遊〉一作中給予筆者的感受。在她的作品中讓我們直覺的感受到一股平凡自在的氣韻，流暢的線條勾勒出樹木林間的神氣。暗自猜想著，能有著這般線條書寫功力的藝術家，應該受過嚴格的學院科班訓練才是。幾經探詢，果不期然的是曾經留學巴黎的藝術家，不僅有著深厚的功力更具備著前衛藝術理論思考的一位女藝術家。從畫面的特殊表現性中，我們可見到書法筆力勁道、水墨畫的浸染與表現主義形式的融合，加上清柔透明的自由抹染，讓畫作的獨特性更加的突顯。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於畫面視角的取捨與畫面結構的組成，有種孤傲的疏離感，景境灰調的生活片段物件，有意無意的灑入畫面，連人的氣息也似有似無的抽離，伴隨著略帶神經質的線條，準確的將其精神完整表達出。而簡單的描繪主題，一板凳或一棵樹，足以體現本質的存在。

來自澎湖望安的曾愛真，其陶藝坑燒的作品，形色皆顯樸拙。造型上簡易的擬象豐盈而圓滿，在形體



●「蔓蕪—未完成的記憶」展區一隅（攝影：林佳禾）



●李錦繡〈任遊遊〉

比例作粗細大小的安排，點醒了造型體的表情；於色彩上，則來自陶燒的特殊製作方法，色澤樸拙卻內蘊著經火與土對話碰撞後，所爆發出的豐富暈染色韻與圖像。曾愛真充分的發揮了這一坑燒特點，隨機性的呈現，在控制與不控制之間留下令觀者凝視其中的神秘效果，這裡的隨機性已是作者知覺意識可主導的隨機性流露。陶藝的製作歷程繁複且耗費體力，從手與土的揉融到釉彩裝扮再到火候的制約，作品的豐潤生命力才得以成就。



●李錦繡未完成作品

抽象之相也是相，是實存的造型物質之相貌，是創作者內在真實/寫實之本質相貌。陳幸婉的作品，在企求一種不造作不修飾的自然本質，我們從其作品的氣魄中感受到這股本質所散發的能量。複合媒材的畫面或水墨油彩的書寫，有著女性陰柔特質外，似乎也絲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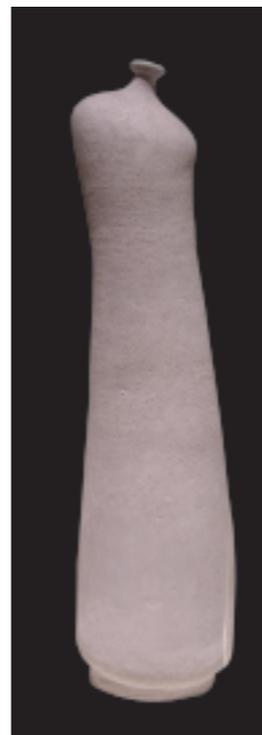
輸男性藝術家的氣勢磅礴；新寫實與抽象結合的表現手法，同時也運用著東方的水墨語彙，讓精神性的抽象元素有著多元與不同味道的表達。現成物的使用，將其意欲釋放的精神做最真確的轉換，以〈戰爭與和



●陳幸婉〈戰爭與和平NO.3〉



●邱紫媛〈動物和牠的靈魂〉



●曾愛真未完成作品

平>一作為例，布、麻繩、摺痕替代了顏料轉換成符號，拼貼縫製於畫面上，時見隨意放任時而有意識的安排，再用黑白紅色彩調性的穿插，理性與非理性的情狀便由然而生，突顯了作者以女性藝術家的角度對此一主題「戰爭與和平」靜默的控訴。在其他作品中亦可見到類似的表現，無論是有/無意識、幾何或自由造型、理性與非理性等，陳幸婉都將其所追求的本質純粹性作最真實的表達。

結語

噓！然我們更該正視的是她們的作品與我們的相互觀照，因為屬於她們“憂蕪”目的目的地，透過創作與生命的自我完成也已抵達。而屬於她們創作/記憶的未來式正繼續與我們的存在生命交談著...

四位女藝術家來自不同的時空背景，也不知是否互相熟識，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她們有著共同的藝術DNA，將其對生命與藝術的熱愛用創作做出精采的詮釋！生命的美好雖短暫，但真實與可貴的藝術精神也已留下，那就叫永恆吧！

在此，僅向四位女性藝術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曾愛真〈嵐〉

「Hommage à quelqu'un (向某某人致敬)」，“憂蕪”一展是對四位女藝術家她們卓越之藝術創作的致敬禮，也透過此展讓觀眾得以認識探究她們的創作生命世界，更在台灣女性藝術創作的書寫文獻上，增添一筆豐富厚實的藝術資產。

藝術世界的故事裏，關乎偉大藝術家早逝的悲劇故事猶如宿命般的上演著，我們耳熟能詳的有梵谷、席勒等等。然而，也是藉由故事的悲劇情懷的敘述，讓普羅大眾了解藝術世界的種種，進而提升對藝術的興趣。然了解並不等於理解，觀眾過於偏愛對藝術家的生命故事，卻遠離了對其最真實創作的正視，筆者在此想要為此現象做一提醒。

或許我們對四位女藝術家在其創作生命最高峰之刻而驟然消逝，存在著感嘆與無限唏